

芋儿圆圆

□ 钟秀华

春夏之交时,乡间沃野上的芋头已经长得亭亭如盖了。芋头有着倚老卖老的资本。《诗经·小雅·斯干》中便出现了“君子攸芋”,据说这里的“芋”指的便是芋头。不管这说法靠不靠谱,至少《史记》和《汉书》中的记载是千真万确的。一曰蹲鸱,一曰芋魁,和许慎的《说文解字》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叶实根骇人,故谓之芋。”诸种叫法,盖因芋的个头之大也。幼时在麦菜岭,有个小伙伴就叫“毛芋头”,因脑袋长得又大又圆,头发则又黄又短,根根往外倒竖着,活像个大芋头。直到今天,连他的媳妇也一张嘴就是:“毛芋头——”农村人取外号之形象生动,信手拈来,由此更见一斑。初春时节,便要开始种植芋头。将床底下藏了一冬的芋子取出来,选那些出了芽的,一个一个小心地地切了底部,切面还得蘸上草灰。田里早已做好了芋沟,把这些带芽的芋子埋进土里,撒上稀松的粪肥,再盖上一层干稻草,淋点水,便告功成,只等着小伞盖一样的嫩叶破土而出了。那时候,我常常是撒粪肥的那一个,提着畚箕,将和着草灰的猪屎捏得细碎,再均匀地撒在土里。春光明媚,鸟鸣虫鸣,田野里到处膨胀着生长的气息。我欣欣然被大美的万物陶醉,早忘了手里握着的东西里夹带了脏和臭。其实芋头只是埋在土里的那一部分,

故园风物

长在地表上的茎和叶,被我们称作芋荷。我估摸这个名称的来由,是因它那撑开的椭圆形叶子像极了荷叶吧。一样的翠色,一样的光滑,就连叶面上驻留了雨水或露珠,也一样的晶莹剔透。但是你千万别被它那完美的表象给迷住,以为可以耍玩。若是把叶子弄破,汁液不小心沾到衣服上,那好了,不论什么颜色的布料,一律印上了难看的褐色花斑。田间劳作的人们,渴了就去找一眼泉喝水,旁边不忍心扔下锄头的人会说:“给我带点水回来啊。”用什么带呢?随手摘下一片芋荷叶,团成一团便是一个盛水的水瓢。逢上下雨,来不及跑,摘片最大的芋荷叶,顶在头上,便成了最简陋的雨伞。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发明,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芋荷是我们家乡特有的一道美味小菜。取粗大的茎,撕了表皮,晒干,切碎,放进瓦缸里腌成酸菜,炒着吃,极其开胃。但撕芋荷却是一件苦差事,被沾上芋荷汁的皮肤,无一例外地红肿奇痒,几天难以消散。偏偏这事又一般是细皮嫩肉的女人做,男人是不屑于动手的。可是年复一年,女人们从没停止过制作芋荷,可想而知这道美食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如果把芋头分得细一点,有母芋和子芋之分,甚至还有孙芋。那种圆溜溜的,附着在子芋旁边个头最小的便是孙芋了。而口感最好,最面最烂的也是孙芋。这种小芋子刮了毛后不用切,圆溜溜的,直接入锅煮着吃。小时候不懂,只把它叫做圆芋子。我们家常煮芋子粥,芋子加米



煮烂,将熟之际再撒上绿油油的青菜,淋点辣椒盐,堪称世间美味。像我这样饭量极小的,也能撑上三大碗。当然,其中最美的事,还要数舀到了圆芋子。在一锅煮得黏稠的粥里,捞着几个圆芋子,感觉便像如今的中彩,需得意地高声宣布:“啊,圆芋子!”长辈们对我慈爱,如果碰巧舀上,定要体贴地搽进我的碗里。似乎听我兴奋地高呼一声,比自己吃了还要高兴。芋子的吃法可谓多矣。最简单省事的,便是煮毛芋子。洗净了,连皮放进大铁锅里,烧旺了火呼呼地蒸。蒸熟后剥了皮直接吃,绵软流香。农村人,芋皮连毛也不会浪费,可以喂猪。但在父亲的口中,剥下的芋皮还有用处:“就这样,把光滑的一面翻出来,有毛的那面卷进里面,放进嘴里,‘咕’地吞下肚去。”他认真地示范给我们看,却并不吞下。然后是更长久地说教:“我们小时候没得吃,只能把芋毛吞下去充饥。一粒粮食一粒汗呀,你们是在福中不知福。”儿时的我和哥哥如鸡啄米般地地点头相信,并身体力行地执着于勤俭节约。上初中以后,哥哥对这种说教有了质疑和反感,他在日记里写道:“父亲经常说他小时候吃芋毛,但从来没见过他吃过。即使吃过,现在时代也已经不同了。

诗海拾贝

清明·重逢 (外一首)

□ 陈晓健

我也曾意气而张狂
如今残月如灯,残灯如豆
直到这大地涂满苍凉
我伤春,春枝不发
我悲秋,秋水无痕
我问夏,夏却流石
我叩冬,冬自寒苦
东风已忘却了老去的周郎
西岭早凝固了经年的霜花
那逝去的是否终将回返
那失落的是否必然归来
那遥遥无期的
一定在世界的另一头
重逢

中秋·月明之夜

今夜
我是孤灯是青烟
是渡客是归人
是离殇是孤旅
是别绪是扁舟
是张狂的武陵年少
是酣畅的高阳酒徒
是清风里的朗月疏星
是微光中的青灯古佛
是相聚是重逢
是白首是分别
是约定是无言
是流离后沧桑的容颜
是幻影里老去的青丝
是迷梦是失语
是无法强掩的热泪
是失而复得的怀抱
是皈依是涅槃
是浴火重生的希望
是朝发夕至的暖阳

□ 陈述

《鹿鸣》是我考入六中教书后办的一份学生习作园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鹿与六谐音。刊徽是肖晓阳老师设计的。一只小鹿朝着阳光发出自己的声音。在《鹿鸣》发刊词上,刘俊仪校长重心长地写道:“呦呦鹿鸣,我校的同学同样具有小鹿那种顽强执着生机勃勃的青春品性。希望《鹿鸣》发出生活之清韵,时代之强音。”《鹿鸣》确实不负所望。在创刊号上,尹焯焯的《麻花辫》横空出世。毕业于福建师大中文系,在中学时代就在俄罗斯报纸上发表文学作品刘俊仪校长第一时间找到我,激动地说:这不是作文,而是创作。尹焯焯视角之独特,写景状物之精彩,让人无法相信是出自十七岁少女之手。作文行笔和语言运用之成熟,一如经过相当程度的历练。凭直觉,我发现了一个写作天才。“时已初冬,落叶飘落在小屋的屋顶上,冷风吹响窗前那串紫色的风铃,你说每当风起风铃响时,就是你想我了。”芳儿是“我”的好朋友,由于家境不好,她辍学外出打工,说有足够的钱就回来,把自己的经验教给乡人。后来钱有了,而她却随大腹便便的老板走了。芳儿初次离开家乡,“我”采来白玉兰戴在芳儿的麻花辫上。芳儿第一次回来那瀑布似的黑发依然美丽,临走时,在芳儿反对下“我”还是极力为芳儿梳上麻花辫,再摘两朵白玉兰戴在麻花辫上。第二次回来,麻花辫已不复存在,随之大波浪代替了麻花辫,“转身离去”已不觉“泪流满面”,想在她启程时为她梳上麻花辫已不可能了。我把《麻花辫》推荐给“黄金周末”特刊的主编蔡敏,1994年1月15日刊登在《闽东日报》“太姥文苑”栏上。蔡主编还

菁菁校园 呦呦鹿鸣

——霞浦六中文学社刊《鹿鸣》散记



热情洋溢地加了编者按:读了《麻花辫》,自然想起最近的流行歌曲《小芳》的旋律。文章以自然流露的真情实感触动读者审美的神经末梢,让人不由自主地叫她叫好!作者是霞浦六中高三学生,她的才气值得欣赏,而她关注社会审视人生的创作态度更值得在青年文学爱好者中提倡。《麻花辫》问世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不小的反响。焯焯收到几百封来自各行各业的来信。其中一封是蒋丽萍同学的信这样写:“麻花辫”,代表着一种纯朴的审美观念,同时也是保守落后的象征。当我们欣赏作品构思的精巧和语言的优美时,不能不对作者流露出传统

时光印记

人与今人的边缘/去途遥远/背影响/逃不出根植的土地/心声/再次回首/我已站成石马/在你回归必经的路上/守候/一个秋天的童话。他在《诗的情感表达》写道:童年某个冬天的夜,一盏麻油灯微弱的颤抖着,像要湮灭在这无边的暗夜里,然而久久不灭。我钻出被窝,看着祖母眯缝的眼,鞋针挠了挠头发,再拨一拨那无以再微弱的灯芯。那夜的情景像一片浮萍,漂在我多年以后的心湖,我用我贫瘠的语言捞起那片浮萍,有的翠绿,有的已渐枯黄,端眼去看也五彩斑斓。我想这就是诗。张庆清还写出短篇小说《命运》,获得校园征文比赛一等奖。尹焯焯去了中国纺织大学(东华大学),张庆清去了西安。不知何种原因,他们几乎同时逸出了文学的视线。一个人选择自己的职业方向当然是一种个人自由,但你的才能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这是造物主的“恩赐”,职业会有不同,不善用独属于你的恩赐,甚至把它埋起来,这就违背了“托付”。复刊后的《鹿鸣》,刊登了一篇《星星点灯》。说来有趣,我最早是从郑孟秋的周记上发现的,但原文字迹潦草,文句不通。我就把它交给了袁娴(后考入厦大),让她帮助修改润色,标题是我取的。文章成形后,参加校征文比赛获三等奖。送去参加首届“海峡·冰心杯”全国青少年写作大赛,荣获中学组一等奖。1999年7月,我应邀带着袁娴和郑孟秋,去福州参加中央电视台第二起跑线举行的颁奖仪式和夏令营。回顾《鹿鸣》办刊的前前后后,我知道它现在已然成了六中校史上的一个过往,但愿六中人还能从那些看上去有些稚嫩的文字里了解到一点学校的历史,得到一些别样的启示,流露出些许久违的真情。

□ 周兰

福安穆阳虎头村的水蜜桃不但个大,味甜,而且饱满多汁,让人口齿留香。但相比于水蜜桃的美味,人们似乎更喜爱虎

穆阳有个“桃花源”

枝条是偷懒的,大家都在努力地开,直把桃树开成了一个缀满鲜花的“大花冠”。“花冠”上的桃花也是一朵有一朵的姿态,深色的热情,浅色的淡雅,已开的热烈奔放,未开的则显得羞涩腼腆;且片片花瓣薄如蝉翼,让人心生怜爱。这一树一树开得灿烂无比的桃花啊,不禁让人赞叹。能把自己开得如此奢华隆重花儿,实在是不多见。难怪《诗经》里会毫不吝嗇地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来形容桃花了。行走在桃树底下,暖风吹拂,花枝颤动,花瓣趁机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无可奈何花落去!”古人看见这样的落花场面是要伤心的。但是桃花花瓣的飘飞,却不会使人产生忧伤之感,因为桃花一旦谢落,就会结出无数的小桃子,待到六果子熟,这一村子又大又甜的水蜜桃,不知要饱了多少人的口福呢。这些随风飘扬的桃花瓣,有的飘落草地上,有的飘进小河里,河中游弋着大红的鲤鱼,听说云南“碧塔海”的杜鹃能醉鱼,不知道这里的鱼儿吃了桃花的花瓣,会不会也沉醉了呢?虎头村有桃花,有流水,有安闲自在的农家人,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世外桃源”吗?只不过陶公笔下的“桃花源”谢绝外人的探访,而虎头村人的“桃花源”却是愿意与游人分享。

□ 郑健东

金钱草
取自寺庙石阶下的泥潭,在我
窗台繁茂,不记得何时浇过水
但毋庸置疑,我浇过
年复一年
偶见几抹桔色,转瞬又消失
如那破晓生灭
究竟是云游还是远遁
去了哪里,又成为什么
窗前,一阵无人察觉的轻风拂过

牢

忽明忽暗的场所
隐含着拒绝 和疏离无力的语言
时间流逝的雨水打在脸上
一些人和事正在枯萎
就此锁定结局 堆积为牢
从丝缠往事中抽身 破灭一些
同时成就另一些
我身着缙衣 沉默在原地
难以置信地两秒老去

东湖之恋

□ 顾北哉

又见东湖
见结伴而舞的
白鹭,回眸间
又见你
也一袭白衣
风吹过一波春水
翩翩翩翩,欲去还留
不为风景,只为
饮尽这一碧湖天
然后,你一次次的
念叨
醉我的不是
酒,是东湖的水

